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三

盧見曾

號雅雨山東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官兩淮鹽運使

穎州重濬西湖記

孔尚任

字季重號東塘山東曲阜人康熙中授國子監博士

平山堂雅集詩序

待漏館曉鶯堂記

海光樓記

梁

機字仙來江西太和人康熙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乾隆丙辰長蘆舉博學鴻詞

會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程襄龍

號古雪安徽歙縣人康熙壬寅拔貢有游澤山房文稿

雲石山居記

王汝驥

號雲衢江蘇金壇人康熙中拔貢生官通江縣知縣

論歷代逸史短長

讀魏叔子正統論

一

二

二

三

五

六

八

九

顧考叔論

十

簡相如論

十

魏武帝論

十一

王允論

十二

隨州牧翟侯平賊記

十三

孫宋光先生傳

十四

李光坡

字輯倫號茂夫福建安溪人有泉軒文稿

重修李忠定公祠碑記

代叔父作

十五

重修安溪縣城垣碑記

代伯兄作

十五

季父季母墓志銘

代伯兄

十六

從兄萊庵墓誌銘

代伯兄

十七

吳曰慎

字徽仲安徽歙縣人諸生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論

十九

性情說

十九

近思錄序

二十

張雲翼

字又南陝西洋縣人靖遠侯張勇子襲爲總督七關有式古堂集

漢黨錮諸賢論

二十二

謁孔林記

二十二

王文治

安徽歙縣人江蘇江甯籍飲未詳康熙朝人非夢樓也

農說

二十三

士說

二十三

五代之亂論

二十四

送黃際飛遊太學序

二十五

邵廷采

字念魯浙江餘姚人諸生有思復堂集

學校論上

二十七

學校論下

二十八

吳士燧

字仲初福建莆田人官齊河知縣有淪齋文集

過嶺集自序

三十

為吳氏倡建宗祠序

三十

夾漈草堂記

三十一

通許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三十一

章大來

字太顯號對山浙江山陰人  
毛西河弟子著有後甲集

全越水利考

三十四

邵念魯先生傳後

三十四

胡

方字大密廣東新會人  
歲貢生有說梅堂集

鹽錢論

三十六

重修巖竹先生墓誌銘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五十三

潁州重濬西湖記

潁之西湖在城西北隅遠不知其所始唐許渾從事稱已有西湖清鑑

顯歐陽文忠公嘗典是州去後序其思頴詩表乞致仕以終老於西湖後人因祀公湖上合以晏元獻殊呂正獻公著蘇文忠軾今所稱四賢祠者是也頴無高山大阜地誇下三川貫潁是湖實鍾秀歐陽公嘗奏兗黃河未萬人築塞白龍溝蓄水西湖以為民利坡公亦云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是湖之興廢直關一境之利害匪特以游觀與前人之餘思而已明季閘廢湖水洩後有盜湖為田者湖幾廢乾隆丙辰余奉命來守潁潁人士以復湖為請或有難之者曰是湖之盜田者眾已同永業且湖久湮廢埂界難明奈何余諭於眾曰盜湖為田乃民與湖爭利非太守欲奪民之田以為湖也今復湖則利及於一州而任民侵耕利湖旁居民數十家止耳且民侵耕所得不過沮洳之地倘湖盡廢為平陸大水時至衝溢蕩噉害且及室廬利害孰為輕重今欲辨湖之盜與不盜片言而決湖唇而閘址尚存第築閘止水使湖水平閘水之所浸非侵盜而何眾咸曰善由是民爭自首羣情大和畚鍤齊施數月之內湖復舊觀重葺四賢祠而以宋會書趙令時明通判呂景蒙二公配享凡有功

於湖者不敢忘也。做杭之西湖。築亭湖心。別建一室曰畫舫齋。誌歐公遺愛也。極湖水所至為埂界有餘地。則為水田。令民佃之。而歲收其入。以為修濬之用。令後為可繼也。余惟司牧者。以水事為重。惟賴地勢卑下。即使無前人之遺迹。尚當因勢利導。為民興利而去害。矧前人之所傳。彰彰如是。而不克修舉。致百年之利。泯焉廢墜。咎何可辭。周官稻人職。以防止水。以溝瀆水。湖水得閘以蓄。必陸地有通流。以達於河。而後蓄洩有備。啟閉以時。旱無槁苗。澇不敗禾。厥利甚大。余方膺 寵命。不獲久留。於濬溝已啟。端緒未竟。曠功謹詳書其事。以告來者。湖表十里。廣視其十分之二。類舊為州。雍正十二年。升為府。其始議濬湖及後襄力者。為郡人吳茂陵。李榮白。再世發劉肇彭等。時乾隆元年丙辰秋七月。

平山堂雅集詩序

孔尚任

天下名山勝蹟不在舟車側者。姑不具論。諸如維揚之平山。京口之金山。毘陵之惠山。吳門之虎丘。武陵之西湖。過者皆得而遊之。其地之繁盛。寥落。不必同也。所遊之時。晴雨寒暑。曉暮。不必同也。來遊者。冠蓋儒素。駢墨藝術之徒。其遊歷有愜愉悅。悵順逆之境。不必同也。而遊其地者。以其地之性情為性情。則無弗同。何也。金山令人闊壯。惠山令人蕭寂。虎丘西湖。令人艷冶。而媚悅。其令人感慨者。惟平山一堂乎。當歐陽公初築之時。不過借此以眺江南山色耳。及堂成。而感慨忽生。蓋人生百年以內。莫不有所寄也。寄中而不知為寄。譬則蟻之居柯也。蟲之在禪也。朝有為而夜有思。得失因為而成。憂樂緣思而起。孰知得失憂樂之外。自有所有境界者乎。惟賢達之流。往往登高眺遠。望古遙集。然後知吾生得失之故。甚大。向之所樂者。直堪一嘆。而向之所憂者。亦不足當一哭矣。故歐陽公再至此堂。撫楊柳而感衰翁。東坡詞云。未轉頭時皆夢。由今思之。豈不真成一夢哉。予以王事之暇。偶憇維揚。楊子爾珍招同諸名士。燕集茲堂。酒既行。楊子起曰。茲堂為歐蘇舊遊地。壁間詞諸君所熟讀也。何不因其所感而各感所感乎。予曰。予來此數矣。凡入門而登之也。必悄然。而悲及登堂而望之也。必悠然。而思。蓋此地自足主人感慨。不關乎歐蘇也。不關乎壁間詞也。



若但以古人之感慨為感慨而古人之感慨又以誰之感慨為感慨耶。今日者羣賢畢集對江山而把酒洋洋襟抱之中。真復有所為寄者在。當其在寄中而不知所為寄。無故而有所為。無故而有憂樂。此感慨所由生也。羣賢之所寄不同。而所感亦不一。宜其所為詩。各抒性情。變化離奇。較平日宴會贈答之言。有霄壤之隔焉。雖然。此特登平山堂感慨之詩耳。若更遊五嶽。遊海外名山。將舉生平之所為寄。與所為得失憂樂者。皆歸於蒼茫渾穆之中。而又不不知感慨為何事也。

待漏館曉鶯堂記

奉使留揚州。有司舍于天寧寺之東廊。名待漏館者。夫揚州非長安建都之鄉。佛寺非闕廷候朝之所。館名待漏。不亦僭乎。館人曰。此醜使者之行署也。凡醜使者至先齋於此。一宿而後蒞事焉。夫天威不遠。顏咫尺。其地雖遠。人臣祗恭之心。則無敢或懈。名之是已。而以予居之。則有深愧者。予之來也。非為淮南七邑水患而來也。耶。當丙寅之秋。陞辭于乾清宮。天語勸勞。卿相贊勉。以為計日告成平也。及來傳南下。大司空總其畫。內外部使者以及幕僚百職事。各相策勵。以為計日告成平也。其地之制。撫藩守縣令丞尉。率其屬之父老子弟。莫不歡呼趨事。以為計日告成平也。今宋且三年矣。淮流尚橫。海口尚塞。禾麥之種。未播于野。魚鱉之游。不離于室。漫沒

之井甕場圃漂蕩之零棺敗篋且不知處所而廟堂之上議論齟齬結成獄案胥吏  
避匿視為畏途即與予同事之官或還朝或歸里或散或亡屈指亦無一人在者獨  
予呻吟病飢于茲館留之無益去之弗許益有似乎遷客羈臣以視醒使者赫赫捧  
檄繡衣驅馬儼然以臨于此地者豈不深可愧哉聞古者待漏館在朝堂之外百官  
五夜早集以候閭闔之開其有所數陳皆于此時伏而思之積誠而通之凡殿上之  
侃侃而爭者皆館中之惴惴而慮者也茲館雖非其地而已襲其名予既居其地而  
又不能稱其實以視百官之夙夜在公垂紳正笏于鳴鶯之班者不又更可愧哉雖  
然百官有待漏之勤而即有退食之暇醒使者有一宿之待漏而即有一年之從政  
況今者朝堂之外已無所謂館者百官露坐天階一月且不過三至焉此地雖有所  
謂館者醒使者實未嘗一至即使果至乎十更其使者乃有十次之宿已隔十年之  
遙孰有浹旬累月飲食寔息於茲館如予今日之久者雖謂茲館之設為予設亦可  
予一日不泄事則一日宿于茲館其所云伏而思積誠而通者何日非待漏之日又  
何日非負愧之日也哉館之內門廂厨庫畢具正堂五楹則予所宿者也昏旦之啟  
閉聽之僧人往來之眺覽聽之遊客吟哦于座上題識于壁間者聽之風人野老其  
兩河之議論中外之是非與七邑之田廬萬民之性命則統聽之于朝廷聽之于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三

三

甲

集

國學扶輪社印

皇天后土予也一宿為暫再宿為久三宿四宿而遂習為常境昔賢云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今予且不知其在廟堂也其在江湖也忽聞鶯聲之呢呢有愀然不安者因以名所宿之堂名堂以曉鶯猶之名館以待漏云

海光樓記

古人好為危樓榭臺據高臨遠非必騁肆心目也或以望雲氣占豐索或以扼險料敵或瞻闕懷鄉寄其忠孝之意斷不似今人一亭一榭皆為觴咏宴遊而設况人各有志不以境移以境移者豈復有志哉余因疏海至昭陽館拱榭臺之北樓臺高矣樓在臺上尤高四窗洞開江淮長河歷歷可識不但觀海已也而海波明滅朝昏異狀余有事海者食息之頃東顧為多因題曰海光樓客來落成飲酒作賦皆責賞贊為雅舉而余實滋愧矣余觀茲樓之基倚城為臺居一邑之尊登之可見城內外百里間前人創此必非無意後之踵事者舉指為宴遊之境余館此三閱月亦未嘗不知其境之可樂也反求吾志若未甚得者何故蓋境與志合雖不樂猶樂境與志違雖樂猶弗樂也昔巢許隱箕穎之間地最枯寂而志在避世者處一避世之境則樂矣禹稷胼胝跋涉非不其勞而志在用世者處一用世之境則樂矣余今者來昭陽避世乎用世乎而事勢紛更去留靡定閉居樓上朝凭夕眺城內外百里間人煙帆檣魚

鳥芝荷雞皆足以供鵬咏以余富之祇為增憂益病之具乃知樂園在志不在境也  
余之題海光樓也見余志也

富從子欽勸應詞科書

梁機

阿叔蹴躡名場幾三十年。幸際

聖朝備員中外。中間為當路喜怒所中。年方知命。退託山林。浮雲翳蔽。不仰紅日光輝久矣。雖江湖魏闕。念何敢釋。而引分守拙。日惟學易以求寡過。亦遂有終焉之志。適者。詔開博學鴻詞之科。羅海賈之士。以昭文治。潤宏猷。海內夙負博雅沈滯未達之者。舊登歲慧辨健文通藝之英。與夫失職能文章之臣。思用其所未足者。莫不戴冠振袂。欣然自慶。其遭逢而

聖朝所為殊科優擢。一試即列之清要者。凡以液經腴籍。派注百氏。絕遠章句之墨守。自非耳目聰明。思精慮固。啟秀披華。窮年累歲。則茫乎不得其岸。時故由其藝達以通知古今。而近於道。即以助流政教。雖沈實高明。不必齊其類。而兼其所長。要其人皆未易才也。汝復以阿叔素號多聞。又為朝士所推。致書怍怍。勸之就試。意良厚。顧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出處大節。詎容苟違於道。阿叔弱歲遊學。輩下與時賢。夙角。逐游藝之場。自顧胸中亦頗有知識。棄置以來。雖不廢藝情。而道心頗重。于所慕固有一幸履不敢越者。以是為學之本也。頃聞明詔。未嘗不為天下之績學者慶。又未嘗不為己之處地與勢惜也。蓋欲阿叔之就此。遂其不可乃有三焉。夫工文求舉。

科名時事也。希尺寸以基遠大，不得而不能已焉。乃其分也。若已列朝簪，不能奮力功名，有故而去矣。方當思過之不暇，不然既俯仰可自安矣，則益志道樹德以謝當時之望，用舍一聽之世而已。無所容心。此君子處棄捐而隱遯以自強之正義也。乃欲復以語言文字為梯榮之藉，縱不自醜，故態能免，高人却笑乎。其不可一也。往者康熙已未，開是科，亦井及失職之臣。當時但詔內外大臣擇薦，以其姓名上而已。試事則惟

天子親主之，就之猶可也。今在外則先試于督撫矣。此在朝廷恩意闊徧，必俾之鄭重，以免叨濫。而在臣子愛惜國體，則一揆諸理道以為避就阿私，忝竊侍從。在詞科屢經御試，曾邀殊恩受敕命，官雖降調而故階尚在，乃與老不得科第輩及後生小子，低首下心，搖筆呻吟，塗鴉于棘門之內，其顏之厚，豈獨羞士論，抑且辱朝廷而朝廷又焉用此不自慚之博學鴻詞為也。其不可二也。且是選也為其道乎。為其藝乎。藝亦道之寄也。然終不可以為道而

聖意則有微旨矣。夫上以藝求之，所以廣進賢之路，使不致格于所難能而下以道應之，所以著能賢之實，即以體曲成不遺之意而隱致其啟君之誠。爰帛蒲輪古來微隱遯者，以道不以藝也。如以藝則功名之士耳。顧躡嘉遯之跡，為慕道之人，猶懷

鉛挾藥角藝以干進古今曾聞此有道之隱遯乎此又北山之文所不屑移者也其不可三也蓋古之君子道洪德滋而學淹貫雖窮居不得志而期于出而有為致吾君吾民於唐虞三代之隆其本願也曷嘗以學之淹貫為能事以自長與徒以其學友教士大夫為樂哉然往往事會所際長慮卻顧卒於不前者審地度勢又惡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則不固其學將生平萬卷更無一字養氣十年更無一息矣顧不大可惜哉至若山澤之隱果於忘世或一往不返或作違自放如梁鴻嵇康之流皆矯激以自異固於道無足深取愚之三不可其理明白易曉其情勢有識所共諒要於道無敵苟而已矣豈與夫五噫七不堪者之詡譟喋喋外道以自高也耶汝在仕路貴游多高明試出惡言質之并以謝勸駕諸君子當不至河漢而不謂然蓋人心之同然者道也况在正誼明道之君子乎來書云思得與阿叔從容朝夕所成就必大進於前嗟夫南山未釋耕鋤西笑長安空留望眼會合固難前期然神通于思苟即愚之三不可而權之是亦精進器識之一道也因家人來持布區區期在遠大北望遙懷不盡。

雲石山居記

程襄龍

距巖鎮五里許。迤頰溪之南。趨林壑而謝塵市。窈然一區。連雲結棟。聚廬陵阿之上。曰石陘。陘舊稱疍。於義無屬。按爾雅疏。山形連延中忽斷絕者名陘。則從陘為近。余外舅汪翁所居也。崇山橫亘。負其後如屏。坡陀環抱。左右如翼。平岡層疊。前列如几。案。其中竹木之蔥蒨。園畦之繡錯。真如曠如。不可以目盡。折而西。則綠畴彌望。阡陌交通。陂池方廣。瀟漫。歲不憂旱。恒倍登。舍有餘粒。圃有餘蔬。泉可飲。池可釣。桑麻雞犬。優游歲月。無車馬雜。還冠蓋。往來之囂。而有林麓花鳥煙霞。羈靡之趣。致足樂也。翁家自其先世。以農為業。僻居於此。外王舅多潛德稱善士。至翁而益大。以擴拊而居者。下及支屬。旁及甥姪。靡不冰休。貧乏有以卹。緩急有以拯。鰥寡孤獨廢疾者。有以養。德修于鄉。而教成于家。孝友悌樸。渾渾乎有古道風焉。翁更偕其仲季。拓基宇。高開閤。築壇墠。以尊神。闢館塾。以訓後。題其里曰頰源。溯源始祖頰川侯。志不忘所自也。顏其堂曰師儉。戒奢靡。守淳素。崇本也。晚而自署曰雲石山居。夫雲無心。而最閤者也。石則有堅確不可轉之性。翁居於山。甘為山中人。不解世俗機智滑稽之習。雲也石也。殆隱以自況乎。抑遊心物外。餐雲而枕石。儵然有隱君子之思乎。翁曰。否。吾惡取哉。吾於晨夕之暇。縱步巖岵中。見夫雲之觸石而起也。始僅膚寸耳。俄馬



滄物噓歔如輪如旗廣可蔭臥又俄馬冒叢樹之梢縹層巒之脊騰簇歛翕以上際於天或風旋摩盪連絡斷續如鸞如龍如奇峯如怪獸日光晃射則爛然如五色之殼重數縮結變態萬千莫可名狀吾每顧而樂俯而思而遂以名吾居云爾余聞之爽然曰嘻甚矣翁蓋既于景而達于道也覆載之間萬類之族一切昌碩茂隆之數其肇端有自其發越有漸累織成鉅由約及廣晦而出于顯卑而躋于崇孰非若雲之觸石者膚寸始哉其矣翁之達於道也翁笑曰有是乎何子言之有味也蓋為我記之余乃拜手秉筆而為雲石山居記。

論歷代逸史短長

王汝驥

史之為體不外紀傳編年兩端而紀傳者編年之憑藉也編年合而紀傳分合者難於詳而分者易於冗故歷代紀傳之書其摭入正史者既多至散而為逸史大都不可為典要然其中有短有長要當以不詭於義理有裨於治道者為尚若一取長於詞藻辨博之間則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而吾以為大致有三而已請試撮其畧而論之一曰荒誕而不經循斐因提述前史者所不廢矣後如胡宏之皇王大紀羅泌之路史等書或取諸莊周之寓言或索諸混沌之神異不亦可以已乎然猶曰近於墳典也及眾周書則釐封稭以何其誕也穆天子傳亦何取乎來白渠黃之號耶西王母之嬰冠鳳鳥誰見其真明皇十七事乃疊疊於張果之飲薑無畏之咒水若此之類不可勝舉以至山海經之荒唐十洲記之怪迂皆與按神述異齊諧虞初之屬姑妄聽之耳一日淫艷而惑人飛燕外傳雖滅火一言見收涑水而猥褻之狀何瑣瑣也太真外傳侈妝閨之步描嘲竇王之玉笛是何等語以至秘辛有書述樓有記諸西京之雜事錄南都之煙花此等尤多而易傳以其足以蕩心而悅目也置諸小說家且不可況名之為史乎一日躋駁而取譏稗官野史傳聞異辭不足言矣以韓退之之賢而其為順宗實錄遂來失實之譏况以王介甫之私意而所撰日錄使後儒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三

八

國學扶輪社印

恨其肆情反理固其宜也王仲淹之元經本領固多可疑夫不獨在於帝魏蘇子由之古史朱子最稱其近理而可觀然以無為宗之說則大謬於義理本原之正矣此等皆由於諸君子之手猶且紕繆若是矧如開元天寶遺事淺妄之書而託之於王仁裕建隆遺事誣謗多舛而假名於王元之雜史之不足傳信往往如是又豈容史僕數哉凡此者宜不足與於短長之數者也今於三病之外取其文章議論之長者則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以古雋勝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以典雅勝荀悅之漢紀辭約而義該柳芳之唐麻為唐書通鑑之所撮取豈非逸史之較長者乎至若司馬公之稽古錄朱子稱其書若桑麻穀粟可備講筵官僚進讀而劉知幾史通一書尤為當時所重謂居史職者宜置座右諸若此者後世有取焉亦既躋之正史之列矣然其書或散逸既不在二十一史傳紀及諸編年史之中則編逸史者自宜以此等書備篇目焉而前三病者概斥之為小說家可也至愚者之見竊於今之所謂雜史中素所服膺以為粹然一出於正者莫如范醇夫唐鑑宋考亭八朝名臣言行錄二書近日已板行而表章之蓋范氏之作唐鑑雖為規切宋政所采唐事皆有所據而發然其指陳治亂之由隨事勸戒實足為萬世法名臣言行錄朱子自謂撮取其要多有補於世教者士君子之言行安可一日不取法於此愚故謂必如二書者始可謂

之不說於義理有裨於治道雖不可與向者諸書並列為逸史然學者讀史於正史之外必本此二書之旨以蔽其餘則於歷代之逸史讀之少不為玩物而喪志總以是心為讀逸史之法即又何逸之非正何史之非經也哉家貧藏書甚少何由窺古人之萬一而輒論其短長姑據其涉獵所得者而妄言之如此挂一漏萬知不免於高明之拊掌云。

讀魏叔子正統論

近時文人所最服膺者莫都魏叔子禮其學識文采俱能拔出於前人之外自成一窠獨於其論正統也竊誦其說而非之其說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鄭所南三家之各有所蔽而自定其說為三統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夫統之為言合天下於一之謂也故君子大一統而於其中擇其至盛者而歸之曰正統此儒者觀於世變事外而設之為名耳初非帝王之所恃以為盛而非僭竊者之所必爭也名雖輕而出於儒者之論則其義不容不重故為此論者惟歐陽氏謂正統有時而絕絕而復續之說為當而其餘伯統之說與蘇子之所謂輕與之者已不可以為訓而魏子乃又降而為偏統竊統之說嗚呼是何言與夫偏則不統此於字義固已失之至於竊則盜賊之魁耳亦使之得自為派別而有統之可言是何其便於竊者也莽操之術沿而為

武曩朱晃曰吾之統固然耳。其禍天下將胡所底而乃曰正統絕而後歸之偏統偏統絕而後歸之竊統。如其言是使生民之變屢下愈泥而不失為統之固然。是豈儒者之所忍言哉。推其意蓋其惜夫正統之名之尊而無如僭竊之徒。天下業已屬之則不得不予以統而特嚴而別之曰竊謂可以存教云爾。噫是又惑已夫能竊天下者其無點暴橫皆非人理所有。彼乘天下之亂可以盜神器而稱帝玉獨懼夫後世之將攢之於竊也。謂足以寒其膽而折其邪心有是理哉。甚矣予之以統者之非也。且其所自別為三統者其說尤不經。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之為正統無可議已。後乃綴之以東晉唐南宋。其所謂偏統者則獨以後唐後漢當之。而以西晉北宋則概與秦魏齊梁諸代同斥之為竊統。夫西晉之竊魏也。天下固未一。即武帝平吳以後不數年而秦國破碎。馴至永嘉之禍。瑯琊之遷。要之不足為統耳。至於北宋雖其始之得之者不無可議。然丁五代之季亂極必治。天生聖人以定天下。藝祖太宗功業之盛規模之遠。開北宋一百六十九年之運。比隆漢唐。何歎之有。乃奪之正統而顧以予其棄中原樓南斛之餘氣乎。且夫周之弱也。以戰國然。固周之戰國也。唐之衰也。以藩鎮然。固唐之藩鎮也。若晉之既東則漢趙成涼。晉得而臣之乎。宋之既南則河朔燕雲未得而問之乎。統之不成。正將安附。予奪之交。夫吾不能為魏子解也。客

曰然則子之所謂正統者將以何定之曰吾定之以天容曰何謂也曰統者有天下之號而正統則惟有天下之極盛者始足以當之此豈容論世之士以私智曲說進退其間哉視夫天命之所歸人心之所順舉中國之大全而受之堂堂乎得之正而享之久者乃可以奉為正統而無疑矣其餘凡偏安之朝雖蜀漢之正僅稱三國割據之國雖元嘉之始終等齊梁宋謂之餘分閏位可也至以篡竊逆亂而得之如魏晉後梁之類直天地猥雜之氣耳何足使干天下之統而與之繫長較短哉故吾得從四海之大勢千古之公義援天以定之曰自堯至今四五千年之間其為得天地之正統者當斷而歸之曰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元明以及我大清萬萬世。

頽考叔論

孔子論忠臣諫君之義首取諫諍夫諫豈有所詭於心與僻於辭之謂哉相其君之資而善入之時其所能從而利導之則不詞費而為功也疾其愈於諫諍直諫彰君之過以自為名者不亦難哉吾觀頽考叔之處鄭莊母子間可為得諫諍之義者矣而樓山吳子以不正對少之謂君既告之故考叔何難莊語以母之不可寘晉之不足憑而以闕地陸見為是兒童之戲嗚呼獨不思鄭莊何如主哉猜忌權詐智術日多處弱小之國而有妄自雄高之心顧當信機祥而尚盟詛觀其怒子都之射頽考

擬而命卒出殯行出大難以詛之。此可以知其所蔽矣。真穎之悔，天性所發，獨無如其黃泉之誓。何考叔曰：君何患焉？所患者正此耳。闕地一策，抑其機而破其所蔽。莊公雖欲怙終而違其自悔之意，復何辭哉？順之之中，隱有劫之之意，所謂諱諱執善於此。且莊公之以誓為患也，亦非獨其蔽然，以彼射主中肩而猶曰：君子不欲多上人。蓋其妄自雄而敢託於名，幾幾乎欲假竊信義以欺諸侯而厭志。今克段實姜之事，心亦恐為美於鄰國，苟為之臣者，因其數語之悔，遽訟言其逐母之非，既大犯其所忌，而且以誓詞為不足顧，則家庭之親，信誓可渝，其數與鄰國刑牲敵血，恃盟詛以相固者，復何有焉？誰曰不然？一語考叔所以深中其心，而墜中墜外之賊，莊所樂為緣飾，以顯聞於諸侯者也。秦始皇廢其太后而茅焦說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違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始皇乃立起迎太后於雍，此其為說雖與考叔不同，然皆因其君而施之，故為力俱易。張良之招四皓，秋仁傑之占夢，雙陸非皆以論取濟者乎？論本非道而用之以諫其君，使合於道，則固聖人之所取也。吳子譏叔為不知大道，其說既違，而向者鍾伯敬之論此事，直謂莊公以悔之一言愚其臣，而考叔亦以闕地一策愚莊公，則又過於諱僻，均未為達於道者之論也。

蘭相如論

樓山吳子曰：蘭相如完璧歸趙，可謂奇矣。吾謂相如之強趙不在璧之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為相如者，即獻璧而還卻城曰：大王奈何以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即趙亦不義而不為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慚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概動天下乎？計不出此，乃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倖倖。此曹沫荆軻之流耳，豈不悖哉！王子曰：吳先生奇士也。奈何有此迂論哉！夫當趙惠文王與秦昭襄王時，秦固日強而趙亦方盛，其勢足以相抗。昭王新立，即與其相張儀樓緩之屬，挾勢任詐，欺諸侯如弄眩兒，自楚受商於之約而懷王入秦不返，天下諸侯咸虎狼視秦，無復可與言信義者。趙得和氏璧而秦遽欲攘之，意謂取諸外府耳。十五城之易商於六百里之故智也。趙君臣相顧惶惑，予勿予均以為患，豈徒以一璧之故哉！國勢之仆立，社稷之存亡，將於是乎。在此時使一庸臣奉璧而往，拱手獻之，毋論十五城必不可得，而邯鄲亦其股掌間物矣。何者，示之易取而長其貪心也。然欲勿予璧而說之以祖宗之土地，不可以易璧趙以玩好易人城，亦不義而弗為。謂此語足以發秦王之慙，而璧必自返，此何異黃巾方熾欲北向，請孝經以退之，不亦愚乎！其時諸侯王不可以仁義動，獨可以形勢劫。昭王雖強，未至若始皇也。相如之持璧脫柱，非若刺客之必當誅也。



昭王固心未敢絕秦趙之驪而相如之義烈節概有足以懾秦王之氣而使知趙之有人者攝衣趨湯固知秦之必不殺人也人臣奉使幸則為韓愈之折王庭湊不幸則為顏真卿之死李希烈義固無可逃者况處不必死之勢用我之膽與辭可以抗強敵而維國勢亦何憚而不出此秦自禮歸相如而後終惠文王之世不敢加兵於趙可謂非相如此舉之效乎吳子青其不能以義為言而乘危犯難以其身與國倖倖至與曹沫荆軻之流同類而斥之為特嗚呼持是說也徒足以阻士氣而靡之吾未見學究之必勝於才人也。

魏武帝論

樓山吳子之論魏武帝謂其破張魯時即當乘勝襲取劉璋使先主不得據以為首而即以其勢下荊州則劉可以即破劉璋而吳孤不過數戰而天下可一魏武坐失此機為不明於天下之大勢偉哉斯論當合魏武心折於九原吾因而思之魏武籌略如神如此大計寧遂不及且其時荀彧郭嘉諸謀臣俱在何以都無一言及先主初得蜀劉子揚又勸帝因其未定而急取之可以必克帝亦不從此豈魏武之有愛於劉抑豈真闕於此哉蓋吾觀帝王之創業其於天下之勢必無有遺於計而棄於取者漢高之不肯西歸光武之得隴望蜀計不旋踵彼其磊磊落落惟以天下為事

故一柱無撓。大勳畢集。若夫篡竊以取天下者。則其心必陰有所急。而於外畧之事。嘗不得一有所紊。以成其所取。如桓溫已敗秦兵。關中耆老感泣。路迎溫。竟不渡灊水。而還劉裕之破姚泓。盡有秦地。願以留事。付之十二歲小兒。致為赫連所奪。而身急還建康。是皆其心之所急。以篡竊為根本。故雖有已成之功。而不暇外顧也。夫魏武何以異是。彼自起兵以來。取陶謙討黃巾。破張繡。禽呂布。平袁紹。征劉表。定馬超。韓遂。皆躬履行陣。崎嶇戎旅。身在許都時。益少。然其心未嘗忘漢也。至建安十六年。遣鍾繇討張魯時。而帝年近六十矣。平時偏執謙退。至是而汲汲於建魏。臺受九錫。以求遂其本謀。蓋其心之所陰自急者。不在外而在內矣。且操始嘗詰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及聞孫氏以地資劉。方作書而置落地。是操之生平。視劉備固其所憚。十三年赤壁之敗。一生挫衄。未有此比。諸葛亮非易與者。帝固知之。然忘以垂老之年。根本慮未顯立。而於此時。乃身搆強敵。曠日持久。事不可知。內顧家國。以苟或之腹心。而晚節不無立異。萬一身在軍中。朝廷有變。使禪代之局。不能自我而定。安係後人之必有濟乎。會未然之功。墮垂成之業。此魏武之所必不為也。不然。荆益大勢。書生能談之於今日。而雄傑乃昧之於當年。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王允論

定亂之才自古所難蓋其難不在於定一日之亂當使既定之後亂不復作而身與國俱受其福是為難耳東漢竇武何進之徒謀誅宦官未成而身為戮不足言矣如王允者遇董卓之暴以袁紹朱儁之莫敢難者允不動聲色圖之於肘腋之間一旦屠割若刳犬豕豈不卓然丈夫能定大亂之一人哉乃卓死之後凶穢彌甚允身死於難而乘輿遭逼劫之慘京國極焚戮之禍漢遂以亡嗚呼亂靡有定雖天意之亡漢而允之不學無術不得辭其責也夫卓誠叛賊然羸猛貪鄙之夫耳非有智勇才略如操懿比其部曲亦豈并涼健兒慙腸狗態非有立功佐命之資也當允結布誅卓之時賊渠之膽一然東鼠之膽已落其時用布之計悉收李傕郭汜樊稠張濟之屬勒兵斬之一日可盡耳不然以卓首示之即渙然宣尺一之詔盡赦部曲開以生活丹青之信選將如皇甫真輩將之東歸此輩故非有田橫之客豫讓之忠欲為董卓報讐者散之易耳如此餘孽既靖京師晏然然後布告中外約結孫堅橋瑁皇甫嵩朱儁袁紹韓馥之徒使解甲釋兵或引共朝政或分鎮方州相與戮力王室同濟艱難當此之時查宦之內讐已除奸雄之外勢未集猶漢事可為之秋也彼袁術雖有不臣之志曹操雖有關盜之謀亦何所借以為資而起哉則是允一舉而大難可息漢祚可延其功名與伊尹周公爭烈矣奈何見一卓死便自謂無復患難外示

驕傲之形。內懷懼擾之見。視卓部曲蔓延長安。殺之不能。赦之不決。罷之不敢。徒使  
已頽之眾。持必死之命。積疑懼之心。訖言恐動。一旦潰決。禍及宗社。酷烈至此。尤難  
一死。尚足以贖誤國之罪哉。陶侃溫嶠既平蘇峻之亂。峻黨路永匡術等先已自歸。  
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首為亂階。罪莫大焉。得全首領幸矣。奈何復褒寵之。  
陶侃復請并收下款。朝廷肅然。晉賴以甯。尤乃於李郭犯順之後。以催為揚武將軍。  
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中郎。為虎添翼。自貽其患。豈不愚哉。唐桓彥範張柬之等。  
既誅易之昌宗。乃留武三思使天子自誅。卒為三思所害。中以危法論者。哀五王之  
死。而未嘗不恨其定亂之術疏也。嗚呼。若尤者。益尤其甚者也。

隨州牧翟侯平賊記

歲己亥。余應楚撫張公聘。居江漢書院。其夏遇隨州守翟侯與語。知為豪傑士。而及  
門有隨之歲貢生周洪楨。一日跪而請曰。吾侯有大造於隨。隨之士民咏歌已久。先  
生幸臨楚。得一言可不朽吾侯。此州人之志也。楨敢固以請。余起之曰。欲何述。生乃  
曰。侯治隨十年矣。凡為民去害興利者。不勝述。其最大而奇者。丁酉平逆一事。初湖  
南流民萬育生。自言有妖異術。能致神兵。奸民附之。陰結為渠帥者六七人。造偽劄  
四出煽誘。連河南附近郡。聚徒至數百人。謀於隨之光化鋪起事。康熙五十七年四

月某日燒民廬舍持挺刃大噪趨據歌山居民出不意無以禦賊至山半風雨大作沙石飛擊面賊驚潰民乘勢發礮石擊之賊不得上乃徑趨州城呼聲聞數十里緣路焚剽而隨素無防守將卒變猝起州民大恐動侯見事急親跨馬將左右數十人大呼吾民勿怖第從我立取賊民喜躍立聚數千人擁侯馬而前賊望見稍却侯馳入賊中叱從騎縛其魁六七人者諭其餘曰賊魁已得汝曹皆脅從吾當言上官宥爾命有敢抗者吾縱騎殲爾矣眾皆崩角稽首曰公幸活我是日也賊以辰來至申而定縛七人外餘數百人皆散不知所之蓋侯素嚴保甲賊初入境即廉得其跡侯故密有備故倉卒出此奇當是時民咸以為神先是歌山中舊藏兵器若干夜中居民望寺內火光燭天爭趨救則所藏刀劍鎗礮皆起赤燄熊熊然寺僧皆駭走如是者三夜乃息及賊發縱火燒民舍數甚凶凶會城為戒嚴總督滿公率諸監司急勒兵趨隨比至州事已定侯俘七人以獻滿公大喜即以囚界侯命竟其獄詞多所連及侯察其俘概弗問獄上督撫杖七人於閭馬場鑿之嗚呼吾楚向者夏包子之亂其初亦才悍卒數人耳至頌國家徵兵調餉計之數月然後定此賊之發孰固不小侯以儒者獨身平之不終日而滅計侯之功蓋不獨在隨而隨之人其又可忘之然徵先生之有文而信莫能書也洪楨之言如是余生平於太史公書尤愛其叙

戰陣處讀之勃勃然恨身不得與於史官之事一效其奇。今如生所言其蹟有類於古之能討賊者。此於書生之所見聞亦可謂一奇矣。故欣然采其言而書之。侯姓翟氏名枚吉。浙之秀水人。

孫宋光先生傳

孫氏丹陽望族也。自其先待詔硯山公來僑於壇世以學行著。四傳至宋光先生先生名瓔。宋光其字。晚自號蓄生。為人氣體高妙。跌宕文酒間。人皆以不羈之士目之。不知其至性絕人。所自持有介然者。雖遇患難不以易。初母夫人下世時先生甫三歲。斂之日伏棺號踊。棺為不能闔。家人抱持置他所。始得斂。事父兄真摯如嬰兒。既歿而祭。白首未嘗不涕泗也。家費至先生而業盡落。暮年至不免於饑寒。然雖有親知故人欲少衣食之不可得。子松客授淮上。其主人知慕先生。具四十金脩脯延至其家。先生居一宿謝去。松為主人跪請留。先生瞪曰。汝乃能居是耶。卒去不顧。嘗偕諸生試句容。地忽有蛟患。人多溺者。水入先生所寓樓。勢及壞。比舍生爭緣樹。急呼先生。先生曰。樹上人已多。益以我恐為諸君累。獨持被卧梁上。明日水退。僅而免。學使者召瓔。被災諸生。先生盡出其所給。貧人瘡痍者。屍其家。其勇於義而自忘其貧。皆此類。為文章脫去畦町。語不從人間來。有識者歎服以為仙品。然先生頗不自

惜所為文多為人持去故罕有存者。於書法尤有獨得。及所為詩歌俱與古人相馳騁。近人有譽之弗屑也。晚益豪宕。真所合顧獨好余。所居相鄰。接時時相過。呼酒論文。畧無形迹。聞嗚呼。自先生歿後。吾不能復索知已於世矣。子松亦吾紀羣交也。諸生皆能於先生有似相踵來請傳於余。余慨然曰。微驢固莫可傳先生者。遂不辭而叙其畧。俾以載之。哀乘云。

論曰。世之稱韻士者。輒曰晉人。吾生平竊惡其說。謂晉人實名教之罪人也。任誕作達。至一切蔑棄禮法。以相誇尚。卒之毒流於國。使當日中原之禍。為前古所未有。嗚呼。孰謂先王之教。可一日弛於人心也哉。今以孫先生之大致。飄飄然幾於嵇阮風流矣。然綜其畢生。按之繩檢之內。未嘗有毫髮差。嗟乎。此吾所為樂交之。而今復樂為傳之如此也。

重修李忠定公祠碑記代叔父作

李光坡

蓋三代而下。為臣者如漢忠武諸葛侯宋忠定李公。其學皆知聖賢之道。其事君終始安危不易其誠。而經緯開闢變化於俯仰間。其才又大學同也。誠同也。才大同也。忠武與公。吾何後先歟。二公竝丁末造。所肩險阻。有邱山之重。乃忠武獲推誠於二主二十七年之中。雖敷施未究。猶得竭股肱之力。樹勳烈。赫然奕世。視公汨沒於庸夫孺子之口。在位七十五日。三謫去官。往而不復者。有幸焉。而忠誠慈愛之厚。雖危起居。猶伸其志者。則固非屈伸消息所能異同也。公宣和初。為起居郎。劾城大水。抗言變不虛生。將有兵戎之禍。遭謫與一縣。後七年。金師南下。蓋其應馬公刺臂上疏。以決內禪。力阻襄節之幸。修守戰。卻敵師。定半濟。邀擊之謀。而舉朝方爭為棄三鎮。求和。以苟厝。新無復慮遠者。公亦罷去。而國事不可為矣。建炎召公入。首陳十策。建遣張所。傅亮。以收河之北。東。疏南陽。形便。將以西連關陝。東達江淮。南通荆蜀。北援王都。繫中原士民之心。又遭讒以去。自紹興以後。廟堂之上。無意於公矣。而一帥荆湖。再帥江西。悉有顯功。足紀國家有大事。則一疏繼至。皆自強自治之要。辨正北面事仇之誣。反復以終其身。嗚呼。宣和風雨之震。靖康離黍之悲。建炎偏安。卒亦無所立。公先事言之。如執符節。當事任之。則立效。後事思之。而又不任用。用不竟終。貶黃之



脣舌紛羅不足厚非也魏公張浚亦顯有譏彈豈非智之于賢固有命哉忠武慮漢賊不兩立鞠躬盡瘁沒於行間公不為和議愆愆跋躓一生九死此先後同揆而古今所致慨者也日烜起書生當逆藩阻命為姪光地達密封于闕事平之後

天子加恩授姪學士復齋辭表至朝召見陳方畧特擢令官副邵武軍事得拜公子祠下而祠宇頽落階級剝削不足妥靈謹修而治之俾民永祀永有死依公系出有唐宗室有為建州刺史者遂家焉烜之系則出唐江王元祥族氏蕃昌散處諸州顧代遠風微譜書淪落不敢自附梁公為恥古人而區區之心念不至失身庶奉典型以無隕越者固不繫所親焉因伐石以記之

重修安溪縣城垣碑記代伯兄作

前歲被命巡撫畿內諸州維時邊城晏開牛馬布野州縣垣堞因間有崩阨者天子慮周四極部檄日至余承將於境內州守縣令有能培薄增卑不怠者必嘉勞而首揚之吾州自封鯨波息里閭無犬吠之聲黎庶無干戈之役垂三十餘年矣屬縣之雉堵低昂者狎於治平習實為常而吾邑尤盛雖時或修治然具具而完迨雨水澍則滑越有加邑使君曾侯至治承督撫之蒞命周視言曰完則氣聚壘替如此殆宣洩矣民居將不甯抑頽若魁陵委若奠土奸且生心亦非所以綱維四境於是

何高卑。賦丈尺。出俸以屬役。諸里之紳士人。庶謂侯操廉而俸約。役且繁。費度當足。者在。揣摩為多。皆效其財力。以來佐助。經始於春。蒞政之餘。無寒暑勞逸。必躬巡之。凡繕六處。必牢緻為上。毋或行飾。八閱月而竣。為名修。獲寶新築也。且將新四門。淳思以休財息力。故期及明年。父老人士。環觀而樂之。皆云。嘉績茂哉。請書其事。夫事上者。象時中者。儀地下者。和民。月令孟秋。補城郭。孟冬。坏城郭。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繫社在人。此象乎時也。周官掌固。修城郭。溝池之固。而後司險守其五。溝五塗。侯人。掌其方之道。治周垣。翼翼四墉。恃之。若防之制水。此儀乎地也。春秋傳曰。其地足以容人。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故人無遠志。守則有威。居則有重。此和平民也。通天地人者。謂之儒。修文武之道者。謂之卿。材侯之斯。從三善。裕矣。儒術既效。行附之以令名。揚之以高位。出而方岳。內而台司。文武之道。舉此可措也。既以頌侯。且顧父老曰。爾其無忘之哉。昔者山海交訌。流寇朱寅。攻城者再。吾與李侯血守。躡北追奔。散其萬眾。惟城完故也。玩日愒歲。地墮且十餘年。乃今百雉如故。難易有備。爾樂其安。吾思其始。詩曰。南有樛木。甘飴累之。小民為飴。使君垂旒而維之。其何實非德。爾其無忘之哉。

季父季母墓志銘代伯兄

康熙某年月日時從父弟光謚等奉叔父母合窆於五閭山麓原曰大坵西距曾祖父石室之兆登邱宰然一里而近從子光地綴其內外表著行而誌之曰叔諱曰燧字性甫號西岡為先祖父贈公季子始就傳警敏多解辨祖父異之逾冠入庠為諸生文名尤甚其學長於史書能以古今善敗興耗英君才臣益損張弛創業守成得失之故千支百漈推說條疏山河碁上若列指也晚嘗漳海黃先生詩丸酒後抗聲誦之口滿風集盡其編不厭前乙未歲吾父及叔二家毀於賊叔與叔母被繫焉在囚中得賊狀以東仲父計行而賊奔家皆脫出無恙自後四十年優游閭里雖不以事自累而常急公義吾邑有文廟經亂圮剝且盡叔因地請於邑侯舉本聚資身至邑廡工晝夜數月門堂寢室黝堊圭明至今人士多之吾父建宗祠尤歷世先邱叔承之二十餘年仰瞻梁梅四望郊墟使吾先父無遺志族子無廢禮廟有時思墓有歲屨嗚呼仁哉娶陳氏為孟宇公次女叔母也入門事公姑得婦道處婦奴推甘讓夷不敢自多事夫子龜勉有無以佐敬友通賢名性本委和自賊歸益露遠於順逆待勝侍德度過人方叔母與先妣淑人之入賊也賊欲先歸叔母以趣贖幣叔母謂妣曰吾幸尚一子在父所而嫂與五男悉陷此也吾丐嫂挾幼姪歸而自留以待後贖妣曰吾歸四子存焉叔母曰第歸吾子撫焉於是妣歸叔母保抱殷勤二幼弟

病赤身卧石幾殆。叔母入冢，櫛竊草藉，還乾者以薦之。而自藉其腐者。仲父兵迫賊壘，賊憤。是日將推刃一家。叔母抱季弟悲啼，神化為鳥，投母懷，嚙示無恐，長嘯而去。嗚呼！婦順不竟，女德無極，爾卑辭遜身于柔媚，同己之人，而不必假色笑於兄弟，再推財博美於臧獲，而必較潘濶，爰餘于親族，是故錐刀市色，誰肯以死生相讓。昔者魯義姑存姪而卻齊師，今叔母大節卓越，上感天和，國史家乘，將與義姑焜耀千秋。無不及而過之矣。夫妻配德，內外行完，孝子賢孫歸復于土，可謂令終也已。銘曰：

叔才較倫，母承以坤。令名千古，豈惟家尊。五閭之麓，大邱之原。中封攸築，曰無後艱。神眷有德，翳以佳宅。大邱之原，五閭之麓。上世兆域，皆在方幅。山川宮埒，聚於一蔭。我思叔行，我懷母恩。宜寵其嗣，以及雲昆。佩服上衣，如莢如璫。嗚呼遠矣，著以斯文。

從兄萊庵墓誌銘代伯兄

歲二月，吾母疾且殆。洪氏嫂侍，母進之曰：「吾病急矣，惟伯與姪多拯我危，吾念終不忘。吾苟生也，幸而報德，吾獲歿也，且不忘。既數月，伯以書來，曰：『兄卜葬有期，以幽文畀子。地持而哭，曰：嗚呼！棘人勞心，尚能薦道善美，標筆而為文哉！抑伯與兄非尋常可比。』况本吾母生死之心，今日之誌，九原可作，將徵信於斯焉。又安忍以無言也。乃誌之曰：兄諱光斗，字樞卿，號萊庵，為仲父家子。於吾祖贈公諸孫，次最居長，服事獨

勞嘗為余言祖性嚴。昔山海多盜。每有指遺不問。安虞使必達。且徵期以待。吾經營報當。瀕危至屢。若等今者逸矣。事仲父母。自傷無他。兄弟多致。故人召聲。弊日。夜為歡。恐父母之憐其單也。時為嬰戲。以娛於前。欲父母之忘其老也。所謂孝子巧變者。兄可謂盡道。乙未丙申。吾叔季二家陷賊。賴仲父救免。憶母語余云。而兄在行間。操兵器。履非履。背下疤起。負痛不入私室者四十餘日。而善念之。吾祖父久殞。兄不累諸父。不均諸弟。用金數百。致吉土而厝之。先考垂歿。吾既趨朝。諸弟又侍疾。周身周棺。非兄幾不能誠信。嗚呼。逝者如斯。而莫能反始也。以父母之孝。猶哀於妻子。而况自義。率祖等而上之。自仁。率親。旁而殺之。故世俗之薄。遇死喪之戚。則永歎。不如良朋。值妣祖之役。則乾餼較其錙銖。使吾讀詩。空慕常棣。急難之風。讀禮。徒懷慕功。異室同財之義。以為古道。今不爾也。若兄之變。而不顧其身。公而不私。其財者。其於古道。吾何後先焉。此吾母生死之心。所以不忍有忘於此也。性剛斷。有謀。舊所置治。在邑之下里。里遠於州縣。民多通負。兄告以食毛衣租奉法者。樂誘其黠。而佐其不能者。於其所至。其輸如歸。官有司。賴之。戊午歲。閭亂。再作。兄與吾聚卒。以保路。又親率團兵。破劇賊朱寅道。王師於漳。刻以解。泉園居恒。施給。匱乏。不立標準。惟其所求多寡。無不遂心。而去。嗚呼。兄亦可以不沒矣。上治祖。禰。旁治親族。以委。妻。書。生。

而鄉國以為輕重。生修之歿乃益有名。自親及疏見有好義者則必曰似某見郁縮  
公事不即前者則必曰惜某不在也。耆老之年獲正其終子孫賢而且多親朋追思  
無復怨望有彼此言者雖贏博先歸要之慎行其身以遺父母令名禮所稱為以禮  
終者即父母亦可以無憾也。銘曰。

生人之行有原有裔。遺去冠冕飾其槃。悅維兄本委得意川際。君美焯焯由內至外。  
翳魄之邱匪高匪銳。彼宰伊突如綴如繪。人事既得陰陽又會。產祥爾後更千萬載。

立志以明道希丈自期待論

吳曰慎

嘗讀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知天地之理皆備於吾身而不可以自小也然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兩開民物皆吾胞與惟聖人能盡己性而兼盡人物之性是以大學立教明德新民其本在修身而功用極於平天下後世聖學不明為士者但知尚文辭干仕進以榮身肥家為得計而不務自修其身稍知學者謹言慎行僅可自全而無意於天下是蓋志之不立而未嘗以聖賢自期也噫學之弊也久矣胡文定公訓子立志以明道希丈自期待直至言也敢申其說夫明道程子自幼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日從事於格物窮理誠意正心而於道之巨細精粗罔有不盡去聖人不遠矣其注官行政視民如傷興利除弊惟恐不及鄒氏謂使之得志萬物各得其所非虛言也天德王道備於厥躬以視世之尚功利陷虛無者其得失不啻如蒼素之辨也希丈范公志存經世道在救民以天下為一家視宇宙為性分方居庠序即以天下為己任故嘗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非與萬物渾然一體者能如是乎觀於置義田以濟親族持其仁之一端且而盡忠義於朝廷展謀猷於西夏威德大功廣庇羣黎以視世之位高祿厚而私以自奉止於一己者其度量相越不啻滄溟之於坎窞也合二公以自期則明德新民之

體用兩全而無缺矣。今之學者非盡無所期也。或慕彼功名之盛。或羨彼才幹之優。或擬其文辭之美。而思有以齊之。至於性命道德。則不肯自期於昔賢。母乃志之不立。而甘於卑下。歟。何其惑之甚也。昔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卒致商道中興。孟子願學孔子。夷惠管晏。皆所不為。而得稱亞聖。周子教人志伊學顏。而道統復續。信乎自期之不可苟也。竊嘗疑諸葛武侯有王佐之才。乃自比管樂。卒之功名事業。過於二者。人擬以伊傅周召。恐猶未逮。蓋其素志所期。僅止於此。故不得比隆於三代。輔弼之良也。耶。胡公之訓子。得其大者。學者當以是為法。

性情說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天命之謂性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言性。而性善可知。情者。性之動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性體而情用。未發不可見。已發而後可見也。性善則情亦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然而有不善者。情之感於物而動。失其天理之正也。情之失其正者。私欲害之也。人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虛靈知覺。具是性。而宰是形者。心也。夫既有是心。則不能無欲。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否。則本於義理。而發者。所謂道心也。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則本於形體而發者所謂人心也心統情性者性情無不善其有不善者人心之拘於私欲耳故書曰人心惟危又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也蓋性本於降衷故性之德為中情本於性故情之德為和能以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性無時而不中情無往而不和若人心放縱則道心益昧欲動情勝而性亦因之而蔽矣又所謂氣質之性者誠以理寓於氣理雖一而氣不齊故其性不能不圓於氣質周子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又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先儒氣質之說皆原於此孟子道性善使人知天命之本然人性之至貴其有功於聖學甚大然當時猶有紛然之論未能盡服其心豈非以上智下愚之不移及有始生而知其惡者未嘗為氣質之說以通之乎竊嘗推孟子口之於味之類而曰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則是亦有就形氣嗜慾而言性者蓋亦不必其盡善矣又犬之性不若牛之性牛之性不若人之性豈非氣稟之殊者乎又安知人之下愚無若犬與牛者乎是知孟子雖未言氣質而其意已躍如於言外也性困於氣質則偏剛偏柔而不能全夫天理發而為情則必太過不及而亦不能以盡善矣夫常人有生之初天理既已拘於氣質而不全有生之後嗜慾又復累於形氣而不能克是以能盡性而得其情之正者鮮矣然則當如之

何偏於氣稟者。必變化氣質而後可。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也。蔽於物欲者。必克已復禮而後可。惟精惟一。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焉。故欲理性情。非治其心不可也。欲治其心。非敬義不可也。蓋中和者性情之德。敬者所以中。義者所以和。中庸之戒懼敬也。慎獨義也。敬義者所以變化氣質。克已復禮之道也。夫如是。心盡則性盡。心正則情正。而氣稟物欲。皆不足為我累矣。學者其可不汲汲於此乎。

## 近思錄序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之所以為人者。道而已矣。夫道之費也。大極於無外。細入於無間。若是乎。其不可窮盡也。非聖賢其孰能體之。粵自伏羲作易。畫卦而三才之道始著。暨乎唐虞三代之盛。其君臣同德。交修。制為禮樂刑政。發為謨訓文章者。莫不各臻其極。蓋以道統相承。體用兼備。載在五經。可考而知也。及周之衰。聖王不作。孔子生於其時。祖述憲章。贊修刪定。集羣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常法。日與諸賢明道講學。顏子雖夭。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其後百有餘歲。而孟子出。篤守師傳。推明王道。揚仁義之流。以熄功利之焰。闢楊墨。正人心。其有功於孔子者大矣。孟子沒而聖學亡。道統之絕。千四百年。宋興。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著圖與書。探性命之源。

示進修之路。前聖之統，賴以復續。二程夫子始受學焉。其後以主敬窮理為本，益發明而昌大之。橫渠張子有得於二程，而精思力踐，教人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是務。嗚呼！有周子以開其先，有三子以闡其緒，則凡天地人之至理，皇帝王之德業，見於講論著述者，莫不綱舉目張，精粗畢備，善學者自可得其門而入矣。若夫未造庭除，安知壹與未出閭巷，安問邊陲初學之士，見四先生之書，精微浩博，得無有登天莫及之疑乎？是以欲陟華嶽者，必由其麓，泛溟渤者，必始於瀕。商書陟遐自邇之訓，國風總角奕弁之詩，良有以也。我朱子繼四子之後，而集諸儒之大成於五經四書，亦既究極崇深，指示切要，以教天下後世矣。又與東萊呂子於四先生之書，撮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為近思錄，蓋取子夏切問近思之義，欲使學者由近而遠也。近之不思，遠于何有？故其書分十四類，首論道體，示以本原，使人知所從事也。次為學致知存養克治，此明善誠身之實功也。次家道齊家之事也。次出處治體治法居官處事。此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次教人之法，亦新民之事也。次警戒改過，亦修己之方。次辨別異端，以明道術，終於總論聖賢以叙道統。四先生之全書雖多，其要實不外此。由是以徧窮之，洵有本而無難矣。且與五經四書之旨，若合符節，不差毫釐。故曰四書者，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也。知階梯之說，而近思之義益明矣。朱子悽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三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悒為後學之苦心益見矣吾人其可以自棄哉因讀其書爰用管窺為之序以志警  
云爾。

漢黨錮諸賢論

張雲翼

東漢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讎搆遂各樹朋黨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遂自此始汝陽宗資南陽成瑨各以范滂岑暉為功曹而二郡又有主書諸獨坐嘯之誑及大學諸生三萬餘人以郭泰賈彪為冠與李膺陳蕃王暢等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尚臧否自公卿以下皆畏其貶議屢到門後且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稱互相標榜以至鉤黨禍成望齊曰黨錮之禍諸賢所自取也惟聖不云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乎謹言慎行不徒明哲保身實以自全善類養國家之元氣還裨益於朝廷是古聖賢不仕之大經濟也諸賢不過以言語之微逞快一時而閉門却掃如劉勝者杜密反譏其隱情惜之自同寒蟬殊不知貽戚身家諸君子皆從殄亡清議之害可勝言哉古聖賢仕則行其道師師濟濟不以師相朋比即不仕而退亦惟潔身進德獨殷殷於世道人心以立言而垂教風俗由之淑運會由之挽故於獨善之中而寓兼善之用石隱尚所不取又何取乎以言喪身且以傾人者耶。

謁孔林記

謁廟次日由曲阜城直北方數里古木兩列如侍如衛從中趨而進是而孔林夫以

至聖之藏。特以林名。示尊也。然望其林。實翁鬱。雖在成寒。陰陰如夏。入阡門。傍棗道。折而西。過涿水橋。水流淙淙。似聽蕭韶。奏大成之樂。越數十武。拜於陸殿下。升其階。洋洋如觀。起故起畏。猶在廟也。自殿側轉而後。為端木氏所植。楹楹亦勁挺如檜。置閨門人治墓。各種其里之樹。當得二千株。而楹巍然獨異。抑其獨居三年。滋培有加。天實寵靈之。表異於群賢。俾其所植神物呵護。鳥之所不得啄。蟲之所不得蝕。風雨雷霆之所不得摧。而亭亭直上。亦表異於羣木耶。由甬道正中。為泗水侯墓。右稍下。為宗聖墓。至聖之墓。則在宗聖上。却自泗水侯墓。又折而西也。旁有室。謂即端木氏菜場也。廬封原負斧。遮增如山。萬木相拱。一禽不巢。雖網罟之氣。與天地相涵。恍若身遊元化之始。而曉日方升。既和且麗。又想見道炳中天。能使萬古不為長夜。又何敢以泉路幽宮。作尋常霜露之感也。

農說

王文治

古之為民者四曰士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之四民也自先王之澤既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後世之士已非復古之士矣其為工與商者亦非復古之為工為商者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甯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累鬢膏而勤四支者至於今猶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媿於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矣抑又有甚者古之時朝廷尊寵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以自給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縣官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於古而又無古者為農之利且更受其害焉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古者天地之初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為士其功者為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為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母為農之勞而為士之逸也爾母為農之拙而為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教孝弟明義禮佐天子以治野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給其用而資其匱缺者也

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天下苟無農，何取乎？有士有工有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此言之，民之類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夫，奈之何使為窮民而無告者也？儒衣儒冠者，高自位置，得志則播其惡於草野，奇技淫巧者，厚直自封，操其贏餘者，力過吏勢，而農夫求一日之溫飽而不可得。蓋凡世之人，其得罪於農者，既如此，其極則又曰：天下之至愚而可欺，至卑而不足齒者，農夫也。夫農夫竭其筋力以養人，人則騁其智巧以凌虐此農夫而為之上者，猶欲紀綱四民為天下開太平之業，豈可得哉？嗟乎！井田之制，重農敦本之政，其不可復講也久矣。余獨愛農之無媿於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為三代以下之農民也。於是作農說。

士說

或問於余曰：士之貴於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於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於宮室器用，其志在於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於謀道，而謀利為下。此士之所以貴於農工商賈者也。雖然，此以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日從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高可以至於聖賢，次亦不失為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於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蓋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



皆不失其可貴之意。而後世之士則異乎此矣。庸夫賢子。白其首於制科之業。其巧黠者。漁獵聲名。以攫取朝廷富貴。窮則橫暴鄉里。日營營於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也。專於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士其操術也。卑於農。等於工商。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於田野。工必無以自安於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於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令之士。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矣。天下而無商。則百貨無自而聚矣。天下而無工。則宮室何自而成。器用何自而出矣。而士之所為。必不可無者。果何道乎哉。問其修於身者。度如也。問其講貫於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於斯世斯民者。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於天下。豈惟無益。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後世之士。貴於農工商賈。而無媿乎四民之首。焉。吾不信也。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士何別焉。而予以為士。并賤於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粥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寡矣。且明明求財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而商為贏。我為我。豈足為吾道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於貨財。其心險於居貽。其利倍於鈞。校其為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

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訓。盡墮壞於讀書識字。孽孽為利之一途。而天下之為農工商賈者。亦且更百千年而不獲。被真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為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於農賤於工。而并賤於商賈者此也。嗟乎。後世之士猶古之士也。後世之為農工商賈者。又非有加於古之農工商賈。而孰謂其貴賤倒置者之至於斯極也耶。嗚呼。是亦弗思而已矣。

五代之亂論

東晉以後。天下分裂。戰爭相尋。幾二百年。劉石苻姚等。疊踞中原。而中國竄處於東南一隅。一百七十年中。凡五易姓。皆以篡弒得國。天下之亂極矣。說者以謂祖尚虛無之流毒。余謂不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君臣者。天下之大倫。禮義廉恥者在士大夫。為至性。在國家。為元氣。凡此皆國之所恃。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者也。自東漢之季。名賢義士。誅夷殆盡。天下之禮義廉恥。既喪。而君臣大倫。遂空懸。而無所依。於是曹氏篡漢。司馬氏篡魏。譬如僕竊主家。僕之僕又起。而竊之。而士大夫猶充然立於其朝。無少媿作。為之君者。既負弒逆之大惡。為之臣者。又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君臣之間。舉所謂天下之大倫。生人之至性。國家之元氣。盡敗壞無餘。而猶望國之有以自立。豈可得乎。昔犬戎侵周。狄人滅衛。皆起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大亂無復人理。

故猾夏之禍為前古所未有。語云：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戎兵橫。此之謂也。洎乎魏晉，人道大壞於下，故天心積怒於上，遂致劉石繼起，神州陸沈，南北戰爭，生民塗炭，而弒君篡國相隨屬。蓋天下之極亂，生於人倫，而人倫之不明，實由士大夫無禮義廉恥之心，而其禍乃愈以烈焉。以古準今，未有不如此者。奈何徒罪清談也哉。唐宋之季，弒逆之禍，雖不經見，而禮義廉恥之道，士大夫既不自愛惜，為之上者，又暴摧折之，或陰銷默阻，使墮壞於冥冥之中，以謂在廷之臣，皆奴顏婢膝，可以惟吾之所為，而莫予違，不知廉恥道喪，中材皆化為奸佞。幸而無事，則欺君誤國，趣過目前。且有大奸大雄者出，則趨承擁戴，惟恐或後曹馬之事。固皆此奴顏婢膝，軟美可喜者，有以相助而贊成之馬耳。是向之所為尊君卑臣，以銷天下禮義廉恥之心者，適足以自傷其國家之元氣，而日趨於亂亡也。嗚呼，可不慎哉。

送黃際飛遊太學序

黃子際飛，以選拔入太學，於其行也。諸同人設祖帳郭門外，酒酣，有引滿進者，曰：太學功名之都會也，際飛，才名蓋當世。當世鉅公，無不翹首企足以遲其來。今且進而羽儀於天朝，吾知其必有合也。王文治曰：是殆不然。古者家塾黨庠州序，莫不有學以造士，而其尤秀異者，諸侯貢之天子，而入於辟廱。凡所以教之之具，甚設周，意學校

廢缺孔子乃推明古大學教人之意定其綱領條目以詔萬世是為今制試士四子書之首篇而由漢以來其書未驟顯獨太學之制相沿不廢歷唐宋有明之代遊其中者尚多負才氣厲名節卓然於高世之論而不惑於死生利害之間蓋雖輓近教養之澤不能無媿於古而諸公嚴氣正性不肯視太學為苟且功名之地君子猶有取焉今之所為太學者何如哉其所為遊太學者又何如哉吾觀際飛之為人也矯矯持風節不下於古好學深思論著滿天下近方有意根本之學盡發宋元諸儒之說四子書者講明而切究之訂為一編以垂無窮夫四子之書其理至浩博而太學實為統宗自學校衰帝王教養之道寔微寔滅孔子毅然起而明之而修已治人之方始大備曾子子思孟子迄於程朱相繼推傳教雖不行於上而士乃不敢一日不習於下有王者起敦崇實學舉而措之以成天下之人材而開億萬年之太平取諸其書無不具者蓋雖論孟中庸亦祇以發明其蘊奧而其規模次第實足為太學萬世之章程際飛於此沈潛反覆殆亦有年今既讀其書且履其地必將曠然遐思古先哲王建學之盛心與夫孔孟程朱著書立說之深意而痛惜於三代以下之學之未盡復古而其流極且至於苟且卑賤而不可究詰也夫三代造士之具其詳雖不可復見於今矣而修已治人之方載在太學固隨時隨地而無不可見諸施行吾知

際飛其必有以無負乎孔氏而處今之世有能立乎太學之地而允蹈夫孔曹授受之書者誠未有先於吾際飛者也。如第曰是功名之捷徑而今之太學而已則今之人固將有從之者。文治既以此語復於坐人又私幸際飛之遊真能不媿於古之太學。遂書其語以贈其行。

學校論上

邵廷采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鄉之子弟。其法領於司徒。遞升其秀。以上於學。而又為之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灑掃進退唯諾之節。以固其筋骸安其坐作。詩有諷誦反覆之音。以發其情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氣血。所以教之之備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於學。為國家天下之理無不由於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政教會於一。周衰先生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渚決四出。下及秦儀起。臆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為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溢橫議。故從為之說曰。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為之師者莊荀。而為之具者陰符鉛畧。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流洋遊談於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由漢以後。黃老莊佛神仙道家之教。與孔子更盛衰。上之所以治士之所以學。舉不由學校。又非獨其具亡而已。宋熙寧初。王安石欲變科舉與學校。蘇軾議以為

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仁宗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迄不能有所施。為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畧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為天下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若今之學校。則止為科目之徑而已。以科目為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尚。而不意人心之偽。即流伏於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自養與用相違。舉夫言語政事德行文學。罔不歧為二數。十年以來。士風靡澗。有馬弔游湖混江諸戲。賢愚者幼。百唱千羣。視晉宋六朝清談塵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直相懸萬萬而已。更有甚者。若爭學術以樹聲名。幾與甘陵南北部黨人踵繼。彼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說也。若朱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之去今亦百六七十歲。兩人傑然各為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為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未有如講學之甚。士息講學而務返其本於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醇。浮言虛譽無所用。而流競消。天下方有實行真

品而治化可興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於乎。今之講學而學亡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學校論下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子為是言無乃戾於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為講學者有為己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致其睦有養息有存之功於已耳。今本無是心也無是功也譬則溉木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異於的然而日亡者幾希矣。且先儒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將亂則人必尚言漢自昭宣以前皆尚行故治理清明元成後則尚言矣。匡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於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卒成新莽宋真仁英時皆尚行至安石行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尚言二代者其明微也道不可一日不明而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第使之質質以由而可安於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為由哉。學者循循下學每事精察力行若駮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堯舜至湯湯至文王至孔子五百年之內見知聞知間得數人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皆使人由之之事非使人知之之事其教頗曾中人



以上亦不外此。非有上之可語也。顏子深體斯教。故喟然見道也。唯老佛之為教也。必語上。故不立語言文字。則文可去矣。去君臣。迷父子。蔑朋友。兄弟夫婦之倫。則行怪矣。蕩焉泯焉。守其空無。以為忠信。傳奕韓愈。歐陽修。諸人。當出力以排之。而卒不勝也。程朱深探其本。欲窮其瀰。近理而大亂真之窟。故說之不得不精。語之不得不詳。既精且詳。則人多馳入於幽深。愴怛之途。而老佛之黠。或反用吾之軍號。旌旗。以逼吾之中壘。於是高明之士。爭務於知。而憚苦於由。始也以儒攻佛。既也以儒攻儒。而朱陸朱王之辯。嘵嘵以迄於今。不可解矣。前此蘇軾嘗憂焉。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矣。黃道周亦教學者。先讀孔門言論。求之躬行。毋早讀宋儒書。啟助長。握苗之病。是即引而不發。無輕語上之意也。今之講學者。患在喜於語上。而所以由之者。疏。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糾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錄諸書。一切且束勿觀。而惟從事於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靡厚。然後參用漢世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田孝弟徵辟舉察諸科。期於實行實用。確然有得。即唐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於乎。吾說而得行。尤我者。必以為道之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焚經者也。然與夫斷斷於

朱陸之間紛拏於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為去名而實存也哉。

過嶺集自序

吳士燁

語者謂粵為荒遐側境路踰炎裔阻絕而難歸行者多以慎往來謹食飲為戒故天下之仕宦商旅往往憚之不敢輕至於其地予乃聞而惑焉竊思粵與閩均隸南服教通而壤接中州之人安知不以視粵者視閩習尚之不同豈誠如其所傳者予未身歷惡得而辨諸比十數年來交遊親故或以官至或以客留者歲往來不絕皆道粵揚州瓊偉之域抗衡中土風搖形勝言之洋洋予因知向之所傳者固不可以為信矣然予猶未嘗身歷終未知交遊親故之言與此又何若也戊申秋予始由臨汀出豫章踰虔嶺道曲江以抵於廣州窮其所歷足跡遂徧諸郡心竊喜焉以為平生絕冠當在茲遊乃喟然曰美哉疊嶺崇岡綿亘五莞地可眺也異花佳卉繁郁四時景可識也首艘賈舶激浪奔濤可指而數也蛟室蜃樓烟雲杳靄可瞻而曠也絃誦之聲時聞林阜可知其風移而良也征戰之事久息僮僮可徵其化漸而遠也其偏據攻守之區荒屯故壘可按圖而得也其名賢樓託之地叢祠遺墓可酌酒而吊也其丈人詞客彬彬秀出可交遊而同觴詠也其舟車之輻輳琛貨之充盈又可想見其當年之生聚而出之於戰爭也聞見異情予於是益知向之所傳者果不可以為信矣雖然山川之勝風物之美既可得之記述歌詠而遊其地者猶畧為不足稱何

歟。大抵世之人。非仕宦商旅者罕至。至焉者不服遊。遊又非盡才而文者。故缺焉而不紀。自古來湮沉下國。不獲有所表識者。何可勝慨。又豈獨其地然哉。嘗攷之。廣志多載。方信孺先生遺詠。先生子邑人也。昔嘗官於粵。聲詩所播。傳誦至今。予才薄無足比數。非有絕特之什。如先生其人者。然而志山川。道風物。以及羈旅贈答。皆有所作。附櫟而歸。即不可得傳。亦有解夫疑其地而憚往者。

### 為吳氏倡建宗祠序

為子孫以奉先祀。亟已。為子孫以奉先祀。抑又難矣。肅烝嘗。承安侑。禮明而義立。非是無以世其家。故堊也。然或志存而事弗繼。先世無顯人。子孫不克振。異其里居。疏於系誼。其世浸微。或蔑焉以泯。即有興追報之思者。亦諉而不敢舉。嗚呼。可謂難矣。余曰不然。士君子尊祖敬宗。苟可以昭先德。貽後昆。皆當以為亟而為之。又何可以為難而諉之哉。吾宗肇於唐。盛於宋。至某公以立學制行。為海內所宗。而某公紹之。父子皆號醇儒。鄉有祠。家有廟。俎豆弗替。弟某公四傳。至某公。經明行修。復能繼先業。為開明賢司訓。始自東里。遷壽。遂聲猷之美。後先相照。自某公而下。至於今。凡九世。有成進士。登賢書。膺薦拔者。若而人。有勤吏績。嚴教導者。若而人。今子孫猶被服遺訓。皆彬彬焉。尚文學。崇德義。世厥家聲者。亦既顯而盛矣。而又族而居。萃而處。哉。

時伏臘聚拜里門。敦睦之誼藹如也。獨至推維本始。合廟享祀。歷世以來。未之及也。是何以光先緒而佑我後人。吾聞夫古之為廟者。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大夫士以始遷及初有官爵者。為始祖。制明禮重。非特以隆棟宇靜豆邊而飾於觀也。蓋將使子孫仰而視俯而思。尊尊親親之意。油然而動。俾得以考功德之所垂。昭穆之有序。齊明承事。歲時薦享。示不忘也。茲喜某諸君子鳩合族屬。思興起而光大之。爰相地於里之陽。議將某公推至某公。亦做古小宗之義。祭有堂。堂有位。位有次。立像廟中。以安神展敬。則所以立賢辨貴。儲慶發祥。垂萬世而莫可窮極者。不自今始乎。諸君子勗哉。為其正母諱。其難。協厥心。乃命日量工。以務底厥成。是固予之所敬望也。予雖不敏。於族之人。凡無所裨益。特其可以昭先德。貽後昆之事。未嘗不日屢於懷。其在書曰。可以觀德。詩曰。韋追來孝。諸君子勗哉。

夾漈草堂記

夾漈在郡治東北。宋名儒鄭公漁仲讀書處也。上有堂堂。即以夾漈名。公取以自號。後世之相景慕者。皆曰夾漈先生。其地山川奇特。崩湍激石。兩崖如削。水汨汨循其闕。西流而出。滙為長溪。居人稱為谿西。至今有草堂遺址。堂之前有二井。象日月。水甚清碧。榕篠蒼蔚。每烟雨際。猶聞公讀書聲。公生義孔後。探尋邱索。遇藏書家。必

借誦過目不遺。凡天人禮樂及蟲魚草木之類，無不精浩博淹貫，萬象森羅，志略成藏之秘守。雖高麗百濟國千金懸贖不可得。古人著述之富，莫有出公右者。大士君子生當盛世，多因經術策名，參列朝省，或不樂仕進，則慕肥遯之風，著書樂志，翫地林泉，以為藏息之所。公稽古自怡，不受辟召，葺一堂於夾漈山中。今雖故址久湮，猶可於草堂遺蹟，挹其高風逸韻，並想見當時探討披尋，十聖一室，則此堂方且包羅古今，統括宇宙，極天下之大觀，豈特據有溪山之勝已哉。雖然，先哲云：遙芳踪莫繼，吾興自宋距今。如福平蒲弄，諧勝皆非其舊，雲烟高鑰，悉委之榛荆灌莽中，不獨一夾漈也。於是其重有感也夫。

通許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歲壬戌，莆陽航洲吳先生雋南宮，為家大人總閩試所登拔士也。見其學有原本，文皆規撫古人品，則圭璋望若鼎呂，心竊羨之。每過予館署，談讌款洽，交最深。越八年，合通許。又三年壬申，以勞於王事卒官舍。長公知政，將奉旆歸，屬撰事狀，走使請予銘。予其曷敢辭。按狀：君諱職，字喟仲，號易庵。又號航洲。系出唐工部屯田員外郎祭公後。祭公生建州刺史育公，育公生浙西觀察使光敬公，六傳生宋建甯教授源公，源公生滕州教授銓公，銓公生太學教授璋公，璋公生慶公，即宋端平乙未狀元叔。

告公弟也。又六傳至明進士襄府長史進亞中大夫宏密公宏密公生郡庠士天麟公。天麟公生邑庠士若梅公。世居厚吳。同時成進士者四人。舉於鄉者十有八人。至若梅公始遷。涵江生高公。高公生邦瑛公。皆有隱德。邦瑛公又自涵江遷城之西湖。生歲進士。鄉薦乙榜。候贈文林郎。諱當世。即先生父也。博聞勵行。壇壇屹立。學靡經者。皆奉為模楷。稱曰粒民先生。生子三。長諱軾。有聲黌序。次即君。率諱軫。君生秉異質。辟庭訓。言規行矩。識者已決為大成器。八歲能屬文。即潛心古學。不規規穿穴章句。十三入學。鼓篋值科試。為學使者碧峰陳公所擊節。拔置第一。食餼邑庠。一時大傳紙貴。才華之士咸退席避坐。及贈翁見背。兄弟自相切劘。庚申。以閩亂定。補行鄉試。閩中已取中擬元。因次場有疑字。稍抑置十三。聯步成進士。卷出。都下爭傳誦之才名籍甚。有勸令讀中祕書。慨然謝曰。吾北堂有老母。得就外職。遂一命以報春暉。幸矣。旋里需次。依依膝下。備極孺慕之誠。時伯李相繼淪喪。哀痛悲切。不復有仕進意。適部推承高堂命。始勉強就道。既得授河南通許縣。下車輒有善政。茹冰藥。自矢。釐積牘。薙宿蠹。邑以內肅。如其於民也。慰藉饑渴。常若由己。弱者取翼。强者取衡。諸如嚴保甲。繕城垣。緩賦均徭。興學勸農。種種最績。不期年而奏成。至步趨則甘霖立應。冰雹不傷禾。蝗蝻不入境。中年三異之風。不是過矣。民戴厥德。尸祝遍鄉村。為

之進衣履被管絃夾馬扶輿。杏鵲載道童叟觀者皆歌呼躑躅以為我咸平從來未有之神君也。復相率饋粟米輦推蘇轆轤縣庭勒之圖繪紀諸詩歌海內皆嘖嘖以為美談。凡在郡封他州邑聞其風者恨不得屬宇下而受併轡諸當道皆雅相愛重。獎勞備至擬登之薦剡以膺首擢。值秦晉飢朝廷發粟賑濟君奉憲安陝州督運力疾赴道趨事勤勞日在嚴風厲日中飲食居處異宜自是病益劇及事竣還而遂捐館舍矣。歿之辰縉紳士庶罔不歎歔涕泗哭奠塞途請立廟祀之嗚呼何許之人厚於義亦君之德有以風之也。夫君生平篤行孝友稱於族閭性介特自持不欲苟同流俗文章多膾炙人口筮仕輒茂著循聲才可大用而志尚未終遂奄然逝也可勝歎哉。生於明崇禎某年某日某時卒今康熙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壽五十有一。元配待贈孺人陳氏明恩貢生詹事府錄事曾亮相男謙有煥女克嫻婦遵事翁姑妯娌上下無一閒言溫懿柔淑佐君子有賢聲而降年不承先君二十稔下世繼配待封孺人林氏明進士巡撫諱一柱姪孫女側室顧氏方氏生男三長知政歲貢生陳氏出次聞政林氏出三都顧氏出尚幼女四孫男二鈔無姪以康熙甲戌年某月某日某時安厝於某里某山之原予與君有兄弟之誼又重賢郎請謹按狀以述其概並繫以銘銘曰



光嶽氣昭有融。毓瑰儼美在中。少榻管。異成龍。銜丹篆。皇南宮。綰尺組。德風從隴西。  
賦躡吳亭典文府。帝所屬。靈柱折。星紀終。銘幽隧。光熊熊。長茂植。責柏松。

全越水利考

章大來

越州水利之全其載於志者頗詳。惟嵒新昌以溪為水庫。餘則枕江帶海。襟隄領閘。前賢蓄洩之功不可忘。而目前之利害有切要者。不僅如志所云也。蕭山之縣有西江塘。有北海塘。皆以防大江之水者也。自蕭山而東。在山陰者曰後海塘。餘則曰江塘。曰海塘。海塘自餘姚而外。海水悍激。築隄以禦之。猶恐不克。無緣為吠澮灌田也。鏡湖周圍三百里。納三十六源之水。漢太守馬臻築塘以界湖。塘之下為運河。自盜湖為田而湖廢矣。旱則田為龜。潦則民為鼈。明太守湯紹恩於三江築應宿閘。以時蓄瀉。而定啟閉。山會於是為有備。湯公之功也。蕭山湘湖。猶山會之鏡湖也。溉田千餘頃。累侵累復。十存其八。至今猶澤及九鄉。其為利溥矣。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出焉。積三湖之水。白馬西防二年之憂。兼有菱芡之實。交葦之材。魚蝦之美。虞之民不可一日無。即姚民尚有賴焉。而豪強者耽耽不可支。若餘姚之水。以牟山燭溪為大。自明嘉靖後。亦侵佃殆半。而諸暨之湖廢者。至七十有二。其可徵者曰湖田。湖田者。泌湖也。旱潦無準。全視乎天。其能無患乎。蓋嘗論治水之道。惟疏與濬。疏厥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水患絕。濬厥上流。使漢足以受水。湖足以蔭田。而水利興。今越之水大者。如前所言矣。其次者溪十五。六。河二十。湖二十餘。支流不下五六十。無

名者數百而志總之以數言曰宜塘者塘之宜壩者壩之宜關者關之今壩皆如故無足慮所慮者臺石之私開關則命小吏掌之不過以時啟閉或修葺而已而溪河與湖不足以受水一旦積雨淫潦滂沱四溢山會之民急啟三江之關以瀉水乃水驟下而板田又見告焉其他可知已然則治越之水濬為上禁侵盜次之疏又次之比年潮決海塘屢興工築當事者議易土以石則前人如王國器蕭良幹固有為之者一勞而永逸使之無衝決坍塌之患其或有道矣。

## 邵念魯先生傳後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傳頗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為傳後

或言不當為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來嘗與之辨曰漢非有先生傳寓言也在唐則毛穎李赤為戲梓人巧者郭橐駝為譏非真欲傳其人也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不聞鄧宇之傳曠固有本乎古者太史韜軒每采家乘稗官記載實稗史處龐斌高士初非國書也而皆為傳傳可也先生恨舊唐書闕漏而新書踵夫劉首切直僅叨文苑陽城卓異概居隱逸思邈清高只傳方技李許奸邪同登無忌

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而先生曰甯取舊無取新。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李漢書。又嘗欲并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串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魯桂禍亂。頻仍。起末了了。嘗屬來網羅舊聞。獲緬瓦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購之無門。故迄無成書。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井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為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塞則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予謂做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乘除消息。無平不陂。此天道也。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事也。先生嘗得閩人趙本學。陳園日夜講。不輟。散地無戰。輕地無爭。地無攻。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三

三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交地無絕。衢地交重。地據圖地謀。地地行。死地戰。

此皆孫子語

至老猶言之。娓娓。教來占

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為候。從前未有也。每走四方。潛以狼牙棍自衛。門人陶金鐸。視之以聞。先生曰。往在吳松。與梁化鳳。部將管某遊。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後弓刀矛戟。有時鈍折。而此不壞。顧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橫不窮。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鬚蒼筍。目光眩眩。如其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壬辰後。過我。則曰。吾自長安掉頭興盡矣。飲之酒。及脣而不釀。曰。吾苦咽數杯。輒頽然假寐。軒駒徐發。聲如雷震。有頃即覺。歎不料困憊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厭與妻孥對。常寄居蕭寺中。草創傳記。及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為中夜悲哀。涕淚隨筆下。寺僧驚起。余友人坐慘法。死書再至。趣予為傳。曰。何貴文以求苟活。而知已弗哭也。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見疏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為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趨。知為有道人也。一冠如翦笠。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鬢皓然。後生慕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畏謝。剗去。顧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先生歿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盡者。列如右。

鹽錢論

胡方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喜。言利之臣不獨腹民以肥國。舉人主藏富之府而破壞之。即其所謂富國者。亦但剝肉以治瘡。無益於病而甚其病。則有之。此誠以狙視其君。而顛倒四三之數以喜之。而人主之喜之者。豈不誠狙哉。近世鹽法錢法。日以愈密。公卿之所蓄目而思。吏士之所握擊而談者。大率不過求乎額餉之無缺。厚息之可收。斯為嘉護。顧畫矣。然而鹽之所病者。私賤錢之所病者。私鑄也。私販無餉。其值輕于官鹽而已。重己利其重。人利其輕。此其所以行也。私錢之行。亦以值輕。其本不得輕於官錢。而官錢之值太重。則彼輕于官錢。亦重矣。私鹽行則官鹽墮。墮則商弊而餉不可徵。私錢行則官錢之息雖多。而行者寥寥。亦歸於少。二者譬諸兩人挾貨通市。其一高價而售難。其一平價而售易。一而觀其交易。則若高價之贏。多於平價。及乎終日市罷。而會計其囊橐。則平價者充滿而高價者大不若也。然則所謂朝四者。又徒虛名。而所謂暮三者。猶有諾責也。夫天下之士。有眾人之所能言。而聖哲之至計。亦不外是者。蓋事之可為不可為。有明白而易知者。眾人所知之。而聖人之所謂明哲。亦唯為其所不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耳。苟先昧於可為不可為之分。而乃就不可為者。而逞其知以求有功。則心

勞日拙矣。今國家之於鹽錢，欲稍資之以佐正供，此事之可為者也。竟欲責之以填無底之壑，此不可為者也。人主奈何棄其俎上之肉，而為屠門之嚼哉！今就產鹽之地，出公帑以買鹽，而稍饒其利，以安集鹽丁。加二分之息而費之，任其所適，引餉半餉之類。一切損之，但隨郡縣之遠近，計其運費，并合買本量，加三分之息，而定其價。如是則私販者不得賤買，責將不禁而自止。私販止則鹽盡歸于官，即二分之息盡歸于官，恐歲餉之入縱無通欠，未必過此。况乎通欠之餘乎？錢則就山而鑄，美其材而精其工，亦但取息二分而止。令私鑄者責則不售，售則息微，必不犯禁而為之。則官錢之行，自倍常數，視以幣錢強行而收厚息，所入有增無減矣。此雖未能捐利與民，王政未必出此。若夫管晏之策，其書載之不詳，然而不過欲使利出一孔而已。豈若後世貪而無厭，卒致名實兩喪哉。

重修巖竹先生墓誌銘

巖竹先生姓胡氏，諱如岳，字錫紳，茂才葵亭公長子。其先十世祖景山公，宋末南徙，止于新會之坡山，遂世為坡山人。坡山山水清絕，胡氏世多秀士。至悟元公，尤特出萬厓間，其文章之名滿天下。天下士無不誦習其文。今吾越三尺童子，無不知有胡斯覺者。斯覺，悟元公諱，是先生仲子也。夫以悟元公之材，出於庭訓之所造就，則先

生之能可知而終身不應科舉殆高尚君子也後以太守王公司馬張公舉卿欽正  
實余謂先生之賢遠奕世而後信乎稱道之者之不謬也嘉靖之際明德始衰天子  
至數歲不御正朔稍稍惑於釋老權相倖聞稍稍亂政當此之時堅欲大有為難哉  
度已不足有為而乃苟取富貴其人賢不肖何如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  
有焉夫世之盛也有漸而其衰也亦有序雖在小雅之世而是非之公道必不一朝  
蕩盡故自余少時見舉卿飲者矣猶不苟簡不如今之甚或俳優卒隸皆得于此典  
禮也何者厚實不足貧小人亦自顧清議施于人未大感加諸己未大利而千人之  
指如蝟而集萬口之譏如川斯沸則亦知其無益而不為耳况嘉靖之際去予少時  
又四十年余安知其視余少時不如余少時之視今日耶其是非當為近古由是言  
之王張二公之舉先生之獲舉於王張二公夫必有所由然者矣且先生蕭然羣布  
非如今之俳優卒隸皆有富貴之資以傾動攀緣於當路也余嘗謂先生與悟元公  
父子德器譬則二王書法右軍堅最幽遠大令石佚流暢雖美善並名千古而一藏  
一露別異其間此天資所近也然天下之物其發皇者使人駭愕傾倒恒不若蘊藉  
者之使人神逸此則先生之可以為悟元公父者乎先生生於某朝之某年以某年  
終葬於隆江某山配某氏安人後終因別葬於某山不附子四人自公以下子孫並



益以儒世其家。歲進士若干人。子孫登賢書者若干人。公曾孫在庠序者多不絕。其墓年遠故碑浸泐。某年月日曾孫某某等重新之。以余世通家沐浴先生之流風最深。使銘焉。遂為銘曰。

德返於樸。道則惟潛。耿耿幽光。不熄不炎。斯好秋實者。味焉不寤。而悅春華者之所未嘗。嗚呼。人皆嗜膏粱腐腸之藥兮。我何為乎抱此昌獸與形鹽。